

临平山人文摘要（待补充修正）杨海锋 20261028

临平山因古临平湖得名，自古是运河要道上的江南名山，杭城东面门户。上塘运河必经之地，往来旅人送别、泊舟之处。

临平的名字很早就有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吴录》：“（249年）六月戊戌，宝鼎出**临平湖**。”《资治通鉴·晋纪二》：“（276年）秋，七月，吴人或言于吴主曰：‘**临平湖**自汉末葳塞，长老言：**此湖塞，天下乱；此湖开，天下平**。’近无故忽更开通，此天下当太平，青盖入洛之祥也。”*几千年前杭州这一带还是海湾（临平山是一座岛）。临平湖也是海面下降+钱塘江口泥沙淤积形成沙坝而围成的潟湖（和西湖成因类似）。

北宋端拱元年（988）正式设**临平镇**，属仁和县。

（元）吴景奎《过临平》：**舟过临平后，青山一点无。大江吞两浙，平野入三吴**。逆旅愁闻雁，行庖只鲙鲈。风帆如借便，明日到姑苏。*杭城东北诸山脉到临平山而断，往东往北一马平川（只西北有一座超山）。

●（北宋）苏轼

在杭做官前后四年半（1071—1074 杭州通判，1089—1091 杭州知州），至少八次经过临平。

“居杭积五岁，自意本杭人。故山归无家，欲卜西湖邻。”（《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》）

（1074）八月十三日，杭州知州陈襄（字述古）调任应天府，苏东坡送陈襄至佛日寺，又追送到临平镇，并写了一首《南乡子·送述古》：**（山上“苏轼游园”景点刻有这首诗）**

回首乱山横，不见居人只见城，谁似**临平山上塔**，亭亭，迎客西来送客行。

归路晚风清，一枕初寒梦不成，今夜残灯斜照处，荧荧，秋雨晴时泪不晴。

同年秋（沈谦《临平记》说八月十二日），苏轼偕道潜（参寥）游临平安隐寺、访安平泉，写下《安平泉》**（安平泉在今安隐寺文化公园，本次行走路线拟最后一站）**：

策杖徐徐步此山，拨云寻径兴飘然。凿开海眼知何代，种出菱花不计年。

烹茗僧夸瓯泛雪，炼丹人化骨成仙。**当年陆羽空收拾，遗却安平一片泉。**

*《临平记》、《安隐寺志》地方旧本首句作“闻说山根别有源”。

安隐寺，五代古刹，今安隐寺文化公园有唐经幢、宝幢渡（运河古渡口），唐梅、古罗汉松旧迹等。

1084年，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团练副使，东行途中在秣陵（南京）偶遇杭州故人裴维甫，次韵酬作。《次韵杭人裴维甫》：

余杭门外叶飞秋，尚记居人挽去舟。一别**临平山上塔**，五年云梦泽南州。

凄凉楚些缘吾发，邂逅秦淮为子留。寄谢西湖旧风月，故应时许梦中游。

*临平山上塔：五代始建，宋时地标，运河乘船看到这座塔就知道快到（出）杭州了。

●（北宋诗僧）^{cānliáo}道潜（参寥子）

《临平道中》：风蒲猎猎弄轻柔，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**临平山下路**，藕花无数满汀洲。（山

上有道潜亭)

《冷斋夜话》(北宋诗僧惠洪):“东吴僧道潜,有标致。尝自姑苏归湖上,经临平,作诗云:“风蒲猎猎弄轻柔,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临平山下路,藕花无数满汀洲。”**东坡赴官钱塘,过而见之,大称赏。已而相寻于西湖,一见如旧。**及坡移守东徐,潜往访之,馆于逍遥堂,士大夫争欲识面。东坡饌客罢,与俱来,而红妆拥随之。东坡遣一妓前乞诗,潜援笔而成曰:“寄语巫山窈窕娘,好将魂梦恼襄王。禅心已作沾泥絮,不逐春风上下狂。”一座大惊,自是名闻海内。然性偏尚气,憎凡子如仇,尝作诗云:“去岁东风上苑行,烂窥红紫厌平生。如今眼底无姚魏,浪蕊浮花懒问名。”士论以此少之。”

《咸淳临安志》(南宋潜说友):“道潜,于潜浮溪村人,字参寥,本姓何。幼不茹荤,以童子诵法华经,度为比丘。于内外典无所不窥,能文章,尤喜为诗。尝有临平绝句云:‘风蒲猎猎弄轻柔,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临平山下路,藕花无数满汀洲。’**苏轼一见,为写而刻诸石。**后遇轼于彭城,在座赋诗,援笔立成。轼甚爱之,以书告文同,谓其诗句清绝,与林逋上下,而通于道义,见之令人萧然。轼谪居齐安,道潜不远二千里相从,留期年,遇移汝海,同游庐山,复归于潜山中。轼有次韵道潜留别诗。轼守钱塘,卜智果精舍居之。入院分韵赋诗,轼云云。崖有浅井,玉醴常半,寻遂名参寥泉,可濯幽人襟,又为作参寥泉铭。轼南迁,道潜欲转海访之,轼以书戒止。当路亦据其诗语,谓有刺讥,得罪返初服。建中靖国初,曾肇在翰苑,言其非辜,诏复祝发。苏辙每称其诗无一点蔬笋气,体制绝似储光羲,非近世诗僧比。崇宁末,归老江湖。既示寂,其法孙法颖以其诗集行于世。”

●(唐)韦应物和丘丹

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,与弃官入临平山修道隐居的丘丹酬唱,《临平记》收录二人往来之作十余首。(丘丹经常从临平山到苏州拜访韦应物。)

《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》:怀君属秋夜,散步咏凉天。**空山松子落,幽人应未眠。**(唐诗经典名篇)

《重送丘二十二还临平山居》:岁中始再觐,方来又解携。才留野艇语,已忆故山栖。幽涧人夜汲,深林鸟长啼。还持郡斋酒,慰子霜露凄。

* (唐)丘丹:辞官归隐临平山,临平山别名“邱山”(山下有邱山大街)由此而来。山中黄犊岭、曲竹坞、邱山仙隐都和他相关。

* (唐)顾况:寻访丘丹,作《弹琴谷》,“琴韵谷”名字就出自这首:“谷中谁弹琴,琴响谷冥寂。因君扣商调,草虫惊暗壁。”还有《临平坞杂题》十四首,写遍山中十四景。

● (南宋)陆游《入蜀记》:“**宿临平。**临平者,太师蔡京葬其父准于此,以钱塘江为水,会稽山为案,山形如骆驼,葬于驼之耳,而筑塔于驼之峰。盖葬师云:‘驼负重则行远也。’**然东坡先生乐府固已云:‘谁似临平山上塔,亭亭,迎客西来送客行。’**则临平有塔亦久矣。当是蔡氏葬后增筑,或迁之耳。京《责太子少保制》云‘托祝圣而饰临平之山’是也。夜半解舟。”

*蔡京,北宋徽宗朝宰相(“北宋六贼”之首),书法家(有说“宋四家”苏黄米蔡中的蔡襄本为蔡京)。1070进士,初任

钱塘尉，亲历新旧党反复更迭，政治上善于投机。1102起得徽宗重用，五度拜相，掌权二十余年。立元祐党人碑，贬斥旧党文士；鼓吹“丰亨豫大”，怂恿徽宗大兴土木、营建宫观，奢靡耗竭国力。最后被钦宗流放岭南，沿途百姓不卖食物给他，行至潭州（长沙）饿死。《癸辛杂识》记载，蔡京败后，朝廷凿断临平山驼颈山脊（断山脊），传言为破其风水，这就是“断岭残雪”掌故来源（另一版本是明初汤和凿山）。

●（南宋）杨万里

多次途经临平，写下十余首临平诗作（主要关于临平湖、运河水乡市井等）。

《过临平莲荡四首》

（其一）莲荡层层镜样方，春来嫩玉斩新黄。角头一一张芦箔，不遣鱼虾过别塘。

（其二）莲荡中央劣露沙，上头便着野人家。篱边随处插垂柳，檐下小船萦钓车。

（其三）朝来采藕夕来渔，水种菱荷岸种芦。寒浪落时分作荡，新流涨后合成湖。

（其四）人家星散水中央，十里芹羹菰饭香。想得薰风端午后，荷花世界柳丝乡。

《入长安闸》：船入长安恰五更，归人都喜近临平。阴晴天色知何似，篷上惟闻扫雪声。

《泊舟临平》：岸头杨柳报春动，溪底云天随浪翻。隔溪数间黄草屋，绕屋千竿翠琼竹。三老鸣钲舣柁楼，今宵又向临平宿。

●（南宋）范成大

范成大少年曾在临平佛日山读书，多次沿上塘河往来临安、苏州，写下临平山之下、临平湖之畔的水乡风光。

《临平道中》：烟雨桃花夹岸栽，低低浑欲傍船来。石湖有此红千叶，前日春寒总未开。

《浣溪沙》：红锦障泥杏叶鞦。解鞍呼渡忆当年。马骄不肯上航船。茅店竹篱开席市，绛裙青袂斲姜田。临平风物故依然。

●（南宋）朱熹

《题安隐壁》：“征车少憩林间寺，试问南枝开未开？日暮天寒无酒饮，不须空唤莫愁来。”

*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·别集》（四库本）收录此诗，但朱子早期定本正集未收录，且没有可靠记载证明他曾到临平。有朱子研究者判定为后世依托、混入。

●沈周，明代书画家，明四家（吴门四家，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）之首。

1471年，沈周（和弟弟）、史鉴、刘珏等一行人坐船走运河南下，快到杭州时远远看见雪后的临平山（但未登山）。（“断岭残雪”）史鉴《望临平山记》（《西村十记》首篇）有记录：

钱塘山水名天下，四方之人不远千里以一游为快。何况吾苏（苏州）与之名相亚、地相望，徐行四日，疾行三日皆可达。然而足迹未尝一至者，何也？盖无名人胜士可依借以行，故徘徊顾望而不即遂者，将以有待焉耳。

前三四年，乡先生刘金宪、友人沈启南，与予订为斯游，因窃自贺，以为平生所待而藉者兹遂矣。又各以事縻，不果行。成化辛卯岁二月，乃始克践之。先是一月，与启南定行日，其仲继南闻之，欲同往，

予欣然诺之。是月四日，三君子过予家，留信宿而行。

逾嘉兴，历石门，道崇德，始望见有山隐隐出天际，人指云：“临平山也。”又行余五十里，乃至山下。时快雪新霁，重冈复岭，积素凝华，上下一色，寒光皓彩，夺人目睛。琼林玉树，布列岩崖上，玲珑玳瑁，绝可爱。凡断腭之状、苍翠之色，举蒙被皎白，敛巧藏奇，一返太朴。如仙姝玉女，不为世俗艳媚态，而淡妆素服，风韵高洁，终异凡人。

金宪叹曰：“始吾之南也，以斯景为不及见，而今兹遇之，岂天将全吾观乎！虽然，仲春之雪，非时也，吾何敢游观之乐为哉！宜不忘吾忧，不溺吾乐。乐至而忧或忘者，非君子之道也。二三子其识之。”作《望临平山记》。

●金农，清代书画家。“扬州八怪”之首（也有说是郑燮/郑板桥）。

两此游安隐寺，题安平泉。身后葬临平黄鹤山（与临平山临近）。

《过安隐寺泉上》：扁舟五十里，到寺寺门清。突与老松遇，暗随孤磬行。乌时来石案，苔欲上山楹。爱此池头水，汲之双玉罍。

《重游安隐寺，独坐泉上，归从旧时松径，宿于舟中，晓起开行，临平山色历历在目，漫作七言长歌纪之》：十年前曾泉上坐，松毛毵毵松盖大。阴交翠扑六月寒，热痂全消无一个。今年重游泉上亭，长松拱揖如相迎。可怜老我松不老，我发已白松仍青。寺门砖塔影矗矗，抚松弄泉与僧熟。临平山下晚泊船，又共汀鸥沙鹭宿。侵晓行回柔橹行，夜来雨止变作晴。数峰有意露圭角，要试先生双眼明。

●郁达夫《临平登山记》

曾坐沪杭甬的通车去过杭州的人，想来谁也看到过临平山的一道青嶂。车到了峡石，平地里就有起几堆小石山来了，然而近者太近，远者太小，不大会令人想起特异的关于山的概念。一到临平，向北窗看到了这眠牛般的一排山影，才仿佛是叫人预备着到杭州去看山看水似地，心里会突然的起一种变动；觉得杭州是不远了，四周的环境，确与沪宁路的南段，沪杭甬路的东段，一望平原，河流草舍很多的单调的景色不同了。这临平山的顶上，我一直到今年，才去攀涉，回想起来，倒也有一点浅淡的佳趣。

临平不过是杭州——大约是往日的仁和县管的罢？——的一个小镇，介在杭州海宁二县之间，自杭州东去，至多也不到六七十里地的路程。境内河流西绕，可以去湖州，可以去禾郡，也可以去松江上海，直到天边。因之沿河的两岸（是东西的）交河的官道（是南北的）之旁，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部落。居民总有八九百家，柳叶菱塘，桑田鱼市，麻布袋，豆腐皮，酱鸭肥鸡，茧行藕店，算将起来，一年四季，农产商品，倒也不少。在一条丁字路的转弯角前，并且还有一家青帘摇曳的杏花村——是酒家的雅号，本名仿佛是聚贤楼。——乡民朴素，禁令森严，所以妓馆当然是没有的，旅馆也不曾看到，但暗娼有无，在这一个民不聊生又不敢死的年头，我可不能够保。

我们去的那天，是从杭州坐了十点左右的一班慢车去的，一则因为左近的三位朋友，那一日正值着假期；二则因为有几位同乡，在那里处理乡村的行政，这几位同乡听说我近来侘傺无聊，篇文不写，所以请那三位住在我左近的朋友约我同去临平玩玩，或者可以散散心，或者也可以壮壮胆，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村完全是破产了，中国人除几个活大家死之外别无出路了。等因奉此地到了临平，更在那家聚贤楼上，背晒着太阳喝了两斤老酒，兴致果然起来了，把袍子一脱，我们就很勇敢地说：“去，去爬山去！”

缓步西行（出镇往西），靠左手走过一个桥洞，在一条长蛇似的大道之旁，远远就看得见一座银匠店头的招牌那么的塔，和许多名目也不大晓得的疏疏落落的树。地理大约总可以不再过细地报告了罢，北面就是那支临平山，南面岂不又是一条小河么？我们的所以不从临平山的东首上山，而必定要走出镇市——临平市是在山的东麓的——走到临平山的西麓去者，原因是为了安隐寺里的一棵梅树。

安隐寺，据说，在唐宣宗时，名永兴院，吴越时名安平院。至宋治平二年，始赐今名。因为明末清初的那位西泠十子中的临平人沈去矜谦，好闲多事，做了一部《临平记》，所以后来的临平人，也做出了不少的文章，其中最好的一篇，便是安隐寺里的那棵所谓“唐梅”的梅树。

安隐寺，在临平山的西麓，寺外面有一口四方的小井，井栏上刻着“安平泉”的三个不大不小的字。诸君若要一识这安平泉的伟大过去，和沿临平山一带的许多寺院的兴废，以及鼎湖的何以得名，孙皓的怎么亡国（我所说的是天玺改元的那一回事情）等琐事的，请去翻一翻沈去矜的《临平记》，张大昌的《临平记补遗》，或田汝成的《西湖志余》等就得，我在这里，只能老实地说，那天我们所看到的安隐寺，实在是坍败得可以，寺里面的那一棵出名的“唐梅”，树身原也不小，但我却怎么也不想承认它是一千几百年前头的刁钻古怪鬼灵精。你且想想看，南宋亡国，伯颜丞相，岂不是由临平而入驻皋亭的么？那些羊膻气满身满面的元朝鞑子，哪里肯为中国人保留着这一株枯树？此后还有清朝，还有洪杨的打来打去，庙之不存，树将焉附，这唐梅若是真，那它可真是不怕水火，不怕刀兵的活宝贝了，我们中国还要造什么飞机高射炮呢？同外国人打起仗来，岂不只教擎着这一棵梅树出去就对？

在冷气逼人的安隐寺客厅上吃了一碗茶，向四壁挂在那里的霉烂的字画致了一致敬，付了他们四角小洋的茶钱之后，我们就从不知何时被毁去的西面正殿基的门外，走上了山。沿山脚的一带，太阳光里，有许多工人，只穿了一件小衫，在那里劈柴砍树。我看得有点气起来了，所以就停住了脚，问他们：“这些树木，是谁教你们来砍的？”“除了这些山的主人之外还有谁呢？”这回话倒也真不错，我呆张着目，看看地上纵横睡着的拳头样粗的松杉树干，想想每年植树节日的各机关和要人等贴出来的红绿的标语传单，喉咙头好像冲起来了一块面包。呆立了一会，看看同来的几位同伴，已经上山去得远了，就只好屁也不放一个，旋转身子，狠狠地踏上了山腰，仿佛是山上的泥沙碎石，得罪了我的样子。

这一口看了工人砍树伐木而得的气闷，直到爬上山顶快的时候，才兹吐出。临平山虽则不高，但走走究竟也有点吃力，喘气喘得多了，肚子里自然会感到一种清空，更何况在山顶上坐下的一瞬间，远远地又看得出钱塘江一线的空明缭绕，越山隔岸的无数青峰，以及脚下头临平一带的烟树人家来了呢！至于在沪杭甬路轨上跑的那几辆同小孩子玩具似的客车，与火车头上在乱吐的一圈一圈的白烟，那不过是将死风景一点活的手笔，像麦克白夫妇当行凶的当儿，忽听到了醉汉的叩门声一样，有了原是更好，即使没有，也不会使人感到缺恨的。

从临平山顶看下来的风景，的确还有点儿可取。从前我曾经到过兰溪，从兰溪市上，隔江西眺横山，每感到这座小小的兰阴山真太平淡，真是造物的浪费，但第二日身入了此山，到山顶去向南向东向西向北的一看，反觉得游兰溪者这横山决不可不到了。临平山的风景，就同这山有点相像；你远看过去，觉得临平山不过是一支光秃的小山而已，另外也没有什么奇特，但到山顶去俯瞰下来，则又觉得杭城的东面，幸亏有了它才可以说是完满。我说这话，并不是因受了临平人的贿赂，也不是想夺风水先生——所谓堪舆家——们的生意，实在是杭州的东面太空旷了，有了临平山，有了皋亭，黄鹤一带的山，才补了一补缺。这是从风景上来说的话，与什么临平湖塞则天下治，湖开则天下乱等倒果为因的妄揣臆

说，却不一样。

临平山顶，自西徂东，曲折高低的山脊线，若把它拉将直来，大约总也有里把路长的样子。在这里把路的半腰偏东，从山下望去，有一围黄色墙头露出，像煞是巨象身上的一只木斗似的地方，就是临平人最爱夸说的龙洞的道观了，这龙洞，临平的乡下人，谁也晓得，说是小康王曾在洞里避过难。其实呢，这又是以讹传讹的一篇乡下文章而已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临平山顶，半腰里原是有一个大洞的。洞的石壁上贴地之处，有“翼拱之凌晨游此，时康定元年四月八日”的两行字刻在那里。小康王也是一个康，康定元年也是一个康，两康一混，就混成了小康王的避难。大约因此也就成全了那个道观，龙洞道观的所以得至今庙貌重新，游人争集者，想来小康王的功劳，一定要居其大半。可是沈谦的《临平记》里，所说就不同了，现在我且抄一段在这里，聊以当做这一篇《临平登山记》的尾巴，因为自龙山出来，天也差不多快晚了，我们也就跑下了山，赶上了车站，当日重复坐四等车回到了杭州的缘故。

仁宗皇帝康定元年夏四月，翼拱之来游临平山细砺洞。

谦曰：吾乡有细砺洞，在临平山巅，深十余丈，阔二丈五尺，高一丈五尺，多出砺石，本草所称“砺石出临平”者，即其地也；至是者无不一游，自宋至今，题名者数人而已，然多漶漫不可读，而攀跻洗剔，得此一人，亦如空谷之足音，颺然而喜矣。

又曰：谦闻洞中题名旧矣，向未见。甲申四月八日，里人例有祈年之举，谦同友人往探，因得见其真迹。字在洞中东北壁，惟翼字最大，下两行分书之，微有丹漆，乃里人郭伯邑所润色，今则剥落殆尽，其笔势，遒劲如颜真卿格，真奇迹也。洞西南，又凿有“寔緘”二字，无年月可考，亦不解其义，意者，游人有寔姓者邪？至于满洞镂刻佛像，或是杨髡灵鹫之余波也。（《临平记》卷一·十九页）

一九三四年三月

◎赵构避难。龙洞（细砺洞），传说（《临平镇志》等）南宋时赵构（康王，宋高宗）曾在此躲避金兵（历史上赵构确实到过临平，但无在此避难的记载）。2016年封闭至今。

◎钱镠磨剑。（明万历）《杭州府志》：“临平山下有石，旧传钱王磨剑于此。”（明末）沈谦《临平记》：“钱镠磨剑石在临平山。谦曰：武肃时，临平曹信为镇将，而镠又与师鲁善，经略往来，吾地必其熟道之处，登高挥剑，事或有之。郭绍孔曰：剑池，俗称铸钟潭，当塔院盛时，鼓鞀于此，亦未可知。然池傍多细砾，岂后作普同塔，为撒骨地乎？”钱镠确有往来临平的史实基础：吴越时临平有镇将曹信，钱氏和曹氏交好，有军政往来。且临平山自古产越砥（细砺石，磨刀石），《名医别录》：“越砥今细砺石也，出临平”。

◎（古）临平十景。《咸淳临安志》有零散记载，十景名目是晚清《皋亭山志稿》汇总，《杭县志稿》录存，再由《临平记补遗》等乡邦文献推广流传。大部分依附临平山、临平湖、上塘河、安隐寺等。

1 萧桥望月，2 苏村桃李（范成大《临平道中》“烟雨桃花”这一带），3 断山残雪（史鉴《望临平山记》所观雪景即此处），4 宝幢叠华（安隐寺门前唐石经幢），5 安平晚钟（安隐寺挨着安平泉，苏轼咏泉之地），6 白洋渔唱，7 段浜观梅（安隐寺“唐梅”所在片区），8 许庄红叶，9 枫林夕照，10 鼎湖玩月（鼎湖即临平湖、东湖，道潜“藕花无数”就在鼎湖畔藕花洲）。